

芝山會稿五
存書離

庫文閣内			
三三函	一〇册	三三二七六號	和書類

庫文閣内			
二〇五函	一〇册	三一二七六號	和書類

(五册)

113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1276
冊數	10 (10)
函號	205 223



127
119

芝山存一書卷之五

規

忠孝之道性命之理嘉言善行具在四書六
 經所以平素可講明也復奚贅焉余為兒子
 輩拾切于當務便于世用者類聚條列而作
 居家七規曰忠孝曰弟順曰內治曰處事曰
 學問曰自修曰勸戒是也唯用散文不成文
 章又未遑博覽旁載僅取其意而已故三
 四日稍成雖為淺俚之書所說則日用彝倫



之道也。兒子其不可敢忽焉。

元祿庚午正月二十三日 紫芝山喬松識

忠孝規 二章

父子天地之經，骨肉之親，故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主。先以愉婉之貌奉養，悅親之心為人之第一義矣。愛敬不於其親而悖德，逆禮者，根本不立也。縱雖有他善，皆詐，何以足取乎哉。

昔日親在時，我昆季夙興必適親，闌怡已省，問朝必侍食，而退夜必侍陪，謹共言談，未有一日而廢焉。

昔日椿庭命諸子，凡出必告，所行遊及必面而語，偶座之人及膳具之品，常曰：無故而深夜沈醉，留連為大不孝。

北堂嘗曰：汝曹不深求為至孝，只謹重遺體而已，不爭以鬪，狼不敢犯刑憲，不溺惑，染病除此三者，則我望足矣。既服其訓而不違，則悅其心是固孝之道。若親瘠色容不盛，可竭心以保護焉。飲食藥餌之類，不可不自試。親若有過，當和柔微諫，使親心自感悟，可也。莫矯拂而傷恩意。

事父母之道在愛敬兼至勿敢悖父母意時亡自省
已之誠否如何

凡育子者可以義方而不入邪路戒怠惰防奢靡勿
為禽犢之愛令長凶狼之萌

曩者洛東正直翁諱予曰恒夙興靜坐敬念父母鞠
育勞苦如此成人又恭顧大君德澤洽溥如此遂生
嗟皇天皇帝俯仰罔窮此恩何以得報乎念之顧之
未不潸然洒淚也彼不孝不忠輩復獨胡心哉此翁
不幸父母頻逝前後執六年之喪無愧于東夷之子

內有其實故其言亦切矣

右父子

夫士祿有多少厚薄位有多少遠近而承國家之恩
則一也各須以丹心報國為念人人事君不能委其
身故公事為勞而服勤時間斷甚則到有營私後君
之思今古負國懷二心皆以無委身之實也

事君之道在忠愛兼至世人情薄是故容易非其上
逆其長凡忘恩忘惠皆以乏愛心之實也

先人嘗曰職事當朴實詳審也不可巧偽不可忽略

又曰今人奉公之事不知為臣之當然苟為貪祿利之術故服勤始終未有不變者其奉公為臣之當務用捨賞黜在君心而非我所預計

諫君格非居當路之職者事亡過失咸當規諫如遠臣小臣於職分之所關有時而言否則晦默而已所謂士之在下位有當拯有當隨是也臨難致死決莫顧慮矣君父師生之族也報生以死人之道也

君臣義不合或去或致職是亦有多少斟酌當去而不去則害義不當去而去則害恩故出處者士之大

端也難以國朝之俗準中華之風又學者與聖賢豈得一揆哉是以出處去就不得一亡法倣焉唯欲視近時英才義士之進退而與侔無讓一步而已

韓文公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予謂凡為君臣廼日亡須思為君難為臣不易之語輕卒淺露而致遺漏雖悔可追耶

右君臣

弟順規 三章

親者本也子者枝也故兄弟為連枝當以恭兄愛弟

不要相似不好處只各盡當然之友悌而已矣為傍人所移而同胞生隙者乃非剛正真男子也

親兄弟伯叔子姪雖有親疎然仰瞻祖先乃其本同一氣何有親疎之別乎到數世之久分派之遠亦究竟一源水不可敢不睦也

世俗親沒後爭田屋貪財利而違背戾者亦間有之不知連氣同根之理又為孝心甚薄故也稍獲分輕重辨耻辱則不必至如此

在昔嘗惟謂諸子曰年老無他樂只看汝兄弟雍睦日以為娛爾斯知友悌是孝之道我子孫若有同胞致讐隙者則違祖訓之罪人

右昆季

親族之間先須嚴立長幼之禮而後要情思相和協也歲時相往來慶弔相會聚疾病相扶患難相救莫爭長競短莫虛夸矜飾凡親戚之有隙因爭競虛飾之不已

夫子於鄉黨恂恂如聖人猶不以賢知先諸父兄宗族後人可敬仰慕之陶淵明曰悅親戚之情話這般

之事非貴同源而忘物我者不能真然也

右親戚

師者道之所在也就而聽忠孝之法學修治之方是故尊信猶君父當謹擇其人後世鮮德業備而可立師道之人今之所謂師者徒講說而已如此則非宜配君父只與技藝一事師均者也夫雖為一技之師亦學所已之未知做所已之未能奚得不待之以禮貌乎

師友之切磋正綱明五常所關尤重矣猶五行之

土五常之信是以無恩義無親屬而為五倫之一固非為宴安而接又非為利勢而設當苦口相規戒極言相匡救而已

交友尤宜謹擇焉見其所友以知其人之善惡有益於已者有損於已者大抵強直匡正不隱則益友也柔悅承奉不爭則損友也

不峻拒人不叨絕人唯自反而正則不善者日自遠矣好善道喜聞過自反而誠則直諫人日自親矣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此之謂也

汎愛歟先聖之訓也辨而不間先賢之行也范質戒
游俠之接故交際之道不辨其善惡則恐淪胥乎不
善之類易曰必見惡人則无咎故汎容不棄不好人
則君子含弘之義如此則不損已亦不取怨
接人只在敬與和耳敬而不和乃貌恭而情離和而
不敬乃放蕩而終敗矜者如風波諂者如醴酒矜是
凌入諂是辱已先除去此等病以溫恭接入無往而
不可

文中子曰聞諂而怒者讒之囚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囚去媒讒佞遠矣

世人未曉道德之方未知聖教之路但視讀誦者廼
呼為儒觀其所謂儒者不通世務不識時變或硜
同乎流俗或嚶亡其行不掩故紙糟粕徒為誇噉接
此等人得益殊鮮習彼偏見為害孔夥或射者御者
或劔術鎗法者兵家者流驕傲饒舌相與謗訕而妨
于事若茲類便不可不辨知也
脫有仕官年高遍歷變故能體書義事亡老成鍛鍊
之人便相親與而日見其行聆其言大有益矣凡接

慎密厚重之人便始終可無取害也

賓主之禮大賓則迎送于門外長者則迎送于廡下
適者則迎送于廡內凡如進食尊長則自獻膳具而
必自徹焉酒茶亦必自奉之如適者則止捧一椀而
已如旅行人則雖適者或卑幼出于外門目送數十
步而後入外門下當有如
長者則四字

右師友

內治規 四章

夫婦三親之始人倫所重也以禮以和貞靜相待焉

嫖狎玩侮乃乖離所由生也大抵內不和家事不調
外言頗醜故瑟琴淑和父母其順子孫其昌

夫婦之和以謹恪相濟故莫眩粉黛聾浸潤而致親
戚之隙生僮僕之變

若妻不可則循亡教誨之教而不從則可加嚴戒既
戒而猶不用則可出而已自古有懲婦妻到為笞杖
予謂甚非也豈止不笞而已哉或以惡語相罵或使
人知過失皆非也既娶配身有彼之耻豈非已之耻
乎古人於出妻絕友不敢言其過誤厚之至也

古人有恐兄弟間離而終身不娶者今世亦有慮為
遷惑而年高不娶者可謂友弟深至嗟為婦者慎聽
以可戒懼經曰多言則去誠有故矣

右夫婦

御婢僕以嚴為本以惠愛濟之不嚴則狎狎則侮而
敗亂家法徒嚴而不加恩恕則情離而怨悔生焉陶
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婢僕近而不遜者依不威嚴也遠而怨者依不惠恕

也時察飢凍以給衣食此謂之惠也上下有禮不相
歡狎此謂之嚴也

家法貴嚴易曰威如之吉反已之謂也傳曰威嚴不
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雖令而不行其此之謂與

右婢僕

凡主人厚重以御家奴節儉以定產業其此而已貨
資之用勿驕勿吝量入以為出要稱有無而已余見
古人之處置常省冗費然乃用度小過於儉為宜也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大禹之盛德也須是一切世
味淡薄方好稍生驕侈之念則財用斯耗費財用既
不足萬般之不躋自斯起
自古賢君良輔善士皆無不節儉矣衛文公大布之
衣大帛之冠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高侍郎之荀匏
汪信民之菜根身為是修國家賴是齊治苟可為後
世之法

食取充飢衣取防寒屋取庇風雨而無敢到奢傲華
飾斯為之儉矣亦勿矯而食糲服弊得公孫布被之

譏可處得來有恰好底

家法平日飲食不過一羹二菜雖速客而止添加魚
般蔬菜一二品而已非婚禮大賓之饗乃不可供一
羹五七品之膳

日用飯羹膾炙之類凡飲食烹調寒煖之節脯醢醢
醬酒醴鹽梅米麩食之制皆不可不知之

褻衣衾間補綴無妨唯欲浣潔如禮服則不可不從
時儀也

甲冑軍中之禮服也古者良將有訓曰鎧與刀以堅

利為善非好靡麗之飾馬以調良致遠為善非好相
形之逞事也以此類推知也

右財用

夙興盥漱梳髮衣帶長幼悉聚以序坐而食退視馬
或射或讀各習其業
晝可各服勤事務莫漫出入往還以費光陰
晡餐於未時夜必使兒輩讀書間與朋友講習必求
進益過亥時而休
晨昏之法大抵可準柳氏家儀平旦出至小齋群子

弟皆聚及多亦會至人定鐘然後歸寢

朔望昧爽興盥漱焚香而拜先祠凡朝謁或祭祀或
疾病其他有故乃起臥可不拘平日之刻限

右夙夜

處事規 四章

古之聖哲皆自憂勤惕勵興起者也學以勤苦成行
以勤苦修柳珙曰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
勤儉以成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先
人曰奢傲者打破禮法之槌瓦裂百事之鑿

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又曰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疹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我試當世之人都如此愛子而知勞之者父之慈也愛臣而今習事者君之仁也姑息之撫育徒置之安逸飽煖則敗子棄臣可謂慈仁乎故君父不可使臣子不勤勞也臣子不可為君父不勉勵也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久此言日可猛省周孔學仁忘寢食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古聖人自然

不已也三年不窺後園而誦六年不解衣帶而讀古賢苦學之蹟也戴星履霜事君父之勞也雖股掌膽遂大志之困也其勤哉其勵哉

右勤勵

世務紛紜然悉是人事也豈可厭棄乎所謂人事不使人做更孰做之故厭世務者非道也競世紛者亦非道也可處得來有恰好底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心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久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

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此語余
有嘗體試

處世之要在忍二字衣服飲食墻屋器物豈獲如我
意故事上宜堪忍也人情參差猶物之不齊尊長固
不如我意卑幼亦不如我意雖妻孥且不如我意故
相與宜堪忍也忍字猶舟之楫猶馬之轡無之則不
能涉世路之險也

處世而終全者在鎮密寡默耳未有麤暴多言而得
善終始者也又曰處世自可卑謙卑謙眾皆愛之愛

乃多助多助乃庶幾無取羞辱矣教情侮人忿爭背
入眾皆惡之惡則寡助寡助則到覆敗必矣

薛文清曰非力之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
其位我嘗堂有訓曰處世須知其分大人如小人則
失家小人如大人則失身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豈唯大夫而已乎凡諸有司僉
不可議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文淵所以
深警其兄子也

右處世

誕辰元服婚姻其餘賀儀僉不可不從時俗
 國朝古者其子成立或加冠或著烏帽子故世俗至
 今猶稱元服今也雖非加元服然謹擇日月之令饗
 親故賓客而欲致順成德而棄幼志悖行博學四方
 傳對之矩誨也

子生一月或三月行其鄉之廟恐是古者廟見之遺
 也其實殊雖非古義而不可不據俗禮行之生日賀
 饗亦欲必行之

凡議婚姻宜撰女德淑否其家齊否其族順否也婚

娶論財則君子之所賤也納聘資裝壻舅徃來之禮
 要善斟酌時宜而無到害古義矣

養子須用同氏之人若無同氏可者則須用同姓之
 人若無同姓可者則養外族之子為有不得已也今
 俗養子徒婪財利不顧厚先是不如豺獾報本之心
 假令舉世皆然我子孫萬世莫為此行以汗姓氏
 親故之間冠婚及歲首佳節欲徃來相賀如遠方乃
 須致書而賀

韋員外家花樹宗會之法程子取之我亦欲月一會

闔族然歟志不調遂不能舉行之願子孫繼志而行之以比族類哉

右慶賀

棺槨衣衾自先世用家禮之法墓表必題某墓但稱居士稱大姊之類從俗無妨居喪素食國朝之制僅五十日可謂甚薄矣倍之而百日一倍而五月其勤父母之喪或三月或五月是猶不可謂敦厚也然有國朝之制雖加一日愈於已抑五十日後縱出服公事退朝素食可三五箇月若

與遊宴賀饗當在二十五月之後也

我國人稟資本薄情亦不厚強欲從古之喪禮而羸敗致死者許幾人故我祖考遺命曰必須操縱古今計其宜不欲強行古之喪禮

每朝必拜神位二仲必行時祭忌日遷主供素膳酒果而已又從俗每月其日朝素食夕有時而不必然忌日自前期一日至後日之朝素食但喪祭二事不免固執乃應依時之宜從來士夫之家事亡自不獲不順國朝之制不可必泥著古者之迹

聞故舊之喪近者行弔遠者致書凡慶弔往來贈遺
救振之道畧倣呂氏鄉約之法可也

右喪祭

學問規 四章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道自然誠也學者當用
力而誠之溫公曰可終身行之在其誠乎誠者真實
無妄學修之法一語妄乃罔人非誠也一行妄乃違
道非誠也一念妄乃自欺非誠也故言行坦然表裏
一致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俯仰無所愧怍而始

得謂之誠矣成湯之有一德文王之純不已乃至誠
之道

心者一身之主敬者心存之名故敬者從身所在以
無一息之離當事而存以無一念之雜是也

敬者聖賢傳受心法自始學以至成德離之不得曰
欽明曰溫恭曰戰兢曰戒懼都是敬之義也曰主一
曰喚醒亦是入敬之方也古人所謂九思九容三畏
皆敬之目此之謂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

存

先賢言主靜言立誠言居敬雖言異而其歸一也敬之義也敬之為義備於先賢之訓其工夫在省察體認是以不敢多言也

右誠敬

謙而不矜遜而不競有德景福之人也詩曰溫仁恭人惟德之基

呂東萊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無凶以能謙故也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

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我自少時有感此言曰誦彖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大禹功被於天下而不矜伐顏子德超於三千而欲無伐如孟之反策其馬馮公孫屏樹下乃以不伐其績益彰矣有德而伐則喪德有功而伐則喪功况無功德而徒伐乎招禍患必矣故君子之行莫大於卑

以自牧禮恭而安

右謙遜

鏡不磨不照影玉不琢不成器人而懵前經則面墻
故曰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有書不教父兄之過
也教而不學子弟之惰也嗚呼我子弟厥勉旃哉
我常所講習之書無他小學四書近思錄書易其是
而已小學註用陳克菴句讀四書當尊信章句或問
集註至細註專用語類大全其他蒙引存疑可也淺
說講述說約說統直解之類紛上論說大抵不見而

無闕也凡末說背却朱註一齊不可取焉近思錄但
講本文而已集解間有不用處書經講二典三謨洪
範及商書數篇而已如周誥殷盤不強解可也周易
必別程傳本義而講或雖混同而講然須分明其異
處看啟蒙可考補要解翼傳及傳疑詩經與禮記不
可不學焉春秋不可不知焉然而講四書近思錄書
易而猶有餘力則當學習焉

我學竟是四書近思錄而已得通此義則雖他書不
讀而無所不足矣

昔年余看書以三四葉為限連讀本文集註凡四五
十遍而後以朱分句讀又批圈點符合經與註釋乃
精思參考數遍大義見立而後閱諸說則其優劣得
失瞭然如指掌今時書生懶踈不如此精研
性理大全二程全書周張全書朱子大全淵源錄言
行錄讀書錄居業錄之類咸經業之書不可不見之
史記漢書左傳通鑑綱目皇極經世書十七史唐鑑
世史正綱大益于經世不可不見之先通四書近思
錄之大義而後看史書可也士夫之學以體察躬行

為本若無餘力乃史書雖不多見而無所敢妨而已
○東萊胡文定公克變急性而寬了彭思永歐陽永
叔自幼至老只學平心二字矯揉氣質劉屏山曰吾
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
也兒子尚勉焉

我素慕魯齋敬軒為存養踐履之實學今時學者未
通小學孝經之義先涉雜書小說之末徒勞擾神氣
更何益之有乎自以為該博多智畧問性命道德之
實惘然不克開口是皆學而為人敢非為己其志尤

芝山會稿卷五 在書

可鄙哉

我匪以後生學識之不博為善也惡汎濫而無要也其學不博無由較是非考異同得至當精義然而胡亂雜駁自矜而輕忽人以學害其心損其身不鮮矣故曰漫讀喪志不如精約之為優

朱子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則當看急務處

右讀書

學問之綱領何在曰學聚問辨存養克復曰盡心知性知天於此處曰切磋體究可看得分明

經曰恭敬曰立誠曰求仁曰養氣曰慎獨皆存養克己之方又言寂然感通言未發已發言大公順應皆性情動靜之義

經曰智仁勇惟精惟一格致正誠都說入德之門又言止於至善言建有極言執其中正學之準的

○先賢曰明義利兩端廼學問之要孟子七篇之大旨學者不可不明辨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性一字包括盡矣總言性也分
言仁義禮智或兼氣質而言或專指理而言所謂體
統各具理一分殊就天命形器上而立言渾是性也
言降衷言秉彝言萬物之一原言天然之中言大極
言至善亦性也所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者也性即
理也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學而不明之乃世俗口
耳之學非聖賢君子之道我願兒子輩學而為君子
不敢欲為小人之學故舉大綱於斯使兒輩知勉
之也

右綱領

自修規 四章

言著心之聲禍福之機不可不謹焉其默以容括囊
无咎豈非前聖之教乎三復白圭所以宣聖之託女
姪也輕談長短所以謝夫人泣下不食也為人子者
以親心為心謹言保身之道不可敢斯須忘也
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自修之術須省是語以為法以為警
言顧行行顧言者力行謹言之至縱說群經誦萬卷

亦不躬行則無用之空言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我試當世人器量窄者不能容默心不存者不能謹言薛文清曰言不謹者心不存心存則言謹矣

余謂言貴簡重故伶利多言不如訥而寡默也行貴篤厚故活達多動不如拙而靜定也

易曰懲忿窒欲又曰遷善改過是克己之要也禮曰毋不敬誠意正心之工夫詩曰思無邪意誠心正之效驗總是修行之法也

右言行

武勇力也毅不息也故武毅成事之幹立身之基自勝其欲者無處而變其操君子之強也以力勝人者有時而撓其武血氣之剛也故曰真正大英雄人其心常戰亡兢亡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誠哉

我知蘊之中有武勇之聞者兩三人視其為人皆資稟沈靜常仰子房孔明之大勇發於無欲凡無欲則湛一而虛靜靜一之中含直遂不屈之幾如彼荆軻之勇亦發於沈靜斯識傲亡自高悻亡數忿者非真

剛者也

張子曰人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向進道勇敢載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我祖先於軍旅有致戰死者有樹武功者載在贖誌其烈焯亡未有怯懦不武者嘗聞軍旅主嚴戰陣無勇非孝也若有不武辱先者即非我子孫當刊族籍晦蹤跡決莫令瀆厥姓氏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我理直者縱天地震驚山川翻側亦奚為妄動故好勇之士只管顧

己之曲直如何而已軍事尚然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是也

右武毅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君闢言路而上下情通則國之福也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士受規諫改其失則身之福也

人自非聖哲則安得無過失乎其過不改故為惡而速禍矣子路為百世之師者以喜聞過也厥侮言拒

諫長傲遂非視子路之自修為如何哉
僕隸所言於理之當然則不獲不採焉僕隸猶然況
於親戚師友之規乎禹拜昌言舜好察邇言聖賢公
於天下之心唯見理之所在而已何有物我之隔也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唐虞之代君臣聖明治安日久矣然而兢亡業亡上
下交傲誠而不以為自是此則所以為聖益聖也後
世道廢臣主庸愚運祚日縮矣然而是非人而不
好問不受戒此則所以為愚益愚也

蓋人忌所規諫吝改過惡則親族隱默朋友噤口內
而非違日滋長外而謗議日沸騰假令患在几席之
下而胡繇得聞知悔悟乎坐納諸陷阱之中而已故
為兒子不得不諄々然詳語之

右從諫

脩養之術在保二元也二元脾腎之謂也先天之水
精真妙合而凝之元後天之上諸藏得養而活之元
故二元不牢猶艸木之根不培也諸虛百損盡乘來
二元牢固則雖有六氣侵之七情蕩之而不至傷損

害生也是故保生之要訣在節飲食達聲色耳
 積蓄精氣神爰謂之養生身無疾病而後萬事可成
 故欲行忠孝幹邦家須先知軀無恙矣
 養生之法非專賴藥石憑針灸唯在省言語節飲食
 少思慮適勞逸而已矣
 親戚之中有歲晏克健者予為問養生翁曰獨臥而
 而安心神當食殘三分如此而已少年之時恃強壯
 以不省後患過食多動終耗精氣所謂傷於所持者
 也

右養生

勸戒規四章

兵謀師律士之當務也儀禮通解所載握奇經則兵
 法之源也蔡西山集所載八陣圖說陰符經真偽未
 可曉也孔明全書孔明奇論皆非真書武備志登壇
 必究其說繁衍汎濫而不切要故學兵者可專講孫
 吳也本邦軍律唯武田家流可也其他率莫法之可
 據守焉
 當世所用之禮式禮容不可不習且小兒輩做歌謠

山合和卷三 存一書 七五
舞蹈亦好血脉流通心氣和悅

學射學騎士之急務劍術鎗尤不可不學

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日用所不可缺而不可不

達知

酒禮三王而還其來久矣茶式固有揖讓詞容既為

風俗不可不曉知也

畫圖琴瑟踢球鳴鼓吹笛圍棋象戲雙陸之類游技

玩好至多大抵不習而善或間為之亦必非不可但

莫一向好著廢時務

哦詩詠歌風雅之事非可敢廢而嗜之有其節莫僻

好喪志

諸技能不遑逐一通達之須識厥先務如不急之察

棄而不治我願兒子為好人好人自有技能且無他

技更奚有妨乎既不為好人渠儂多才藝而奚為哉

徒恃才藝以加人却速禍之梯

右技藝

驕奢怠惰所自邪而萬事敗也深以為戒多欲受屈

處不可不警奔競取災阨不可不警暴怒害事不可

不警敗譽失信不可不警

不孝不忠者忘天經重恩矣於一念之微可深懲創也兄弟不睦則傷同根當相戒焉夫婦不和則敗家事當相警焉同僚不比則妨職務當相警焉邵堯夫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疏仲翁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予常愛此等語如二子又好踐其言者也凡不安分不知足乃得辱之途後生戒之

李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

三賢者佐佑其君子謂用祿雖內費太多而不可過什之二三分今受君祿而不用公之義士之事而却好內過奢則盜祿者也子孫世亡為監戒矣欲不可從樂不可極大概致危凶在放欲及樂所謂宴安鴆毒不可不戒之

○士貴剛毅而在合其宜處世過剛與物睽絕以致危敗不可不慎懼也
○士貴剛毅而在合其宜處世過剛與物睽絕以致危敗不可不慎懼也
○士貴剛毅而在合其宜處世過剛與物睽絕以致危敗不可不慎懼也

慎儆也

右警誡

學通性命之理幽明之故則知鬼神情狀而變異妖
怪之有無渙然自無所疑也我聽妖不勝德端人妖
不敢近儻適視妖怪則自反而修德改過而已莫怖
惑而害義

妖孽怪變載在經史其實不可固也唯世俗所言則
恐訛偽多不可盡信矣勿漫費錢物以事祈禳
凡信巫祝之言為奇異之事者必非端士又信浮屠

妨乎倫理乃惑之甚也祗當明大義從大路上行去
也存亡天壽禍福榮衰須一任天之明命
先北堂嘗曰我家祓除無他懲已惡創已暴是也我
家祈禱無他能惠人能愛物是也又曰惠愛慈祥乃
福德之宅也兒子願居其宅既得安宅其亦神之佑
也禱祓之事雖順世俗而何害之有事行作不欲
甚駭世人之觀聽也兒女子宜從祖訓而慈惠則神
其護更不待禱也若違祖訓而殘忍則日詣廟祠而
祈祝神其容受之乎哉

右怪異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積善之要在寬仁而已
寬裕容物仁厚愛入天下之善自茲積成

我嘗見闕里誌陋巷誌三遷誌聖人顏孟之子孫昌
大于今日且唐虞三代之後綿亘未有嘗絕原其所
以則教養德澤被于四海猶天地日月之普仁之至
惠之極也積善之餘慶奕葉無涯豈不信哉

程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在昔南國
執政小倉氏稱三省先生居齋之壁大書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出入視之恒自省
焉政事寬厚民得其處識者比諸子產如此輩久我
黨善人君子也

安樂飽煖我所欲也人亦然勞苦飢寒我所惡也人
亦然故以己度入之心而同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我學既達將使後進各有達此道我官既達將使後
官各有得其志唯實欲入之善者人助神佑永受胡
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其此之謂與

賴祖先忠孝積德而兒子繁育為父母俱存已第
無故古今之所榮也覬覦子孫愈積善而其門益隆
盛矣所謂百年之計種德為之也

右積善



芝山存
書卷之五終

